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孺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心性上

問先生於心性如何用工羅子曰予初年也將自己本心勉力探討於生來氣性亦强力調攝及弱冠乃覺心地頗得光明性質漸次和順日用欣欣也想聖賢或可有分久之乃遇高人相見痛加呵斥謂賢輩為學儘在辛勤但此所認者不是心體所

用者不是眞功乃妄意欲希聖賢此何異吹噓螢
火以燃燈燭滿蓄禾銀以供灌漑徒竭心神而後
悔莫見也予將聞言秀爲稱謝然以其來自外道
甚不甘心因思聖賢去我雖遠而所作經書則於
今見在於是搜索簡編繼日以夜見我孔子之言
心則曰心之精神之謂聖孟子之言性則曰知其
性則知天夫吾人尋常說聖是何等神妙說天是
甚麼高遠乃玆謂心則卽便是聖謂性則卽便是
天其神妙高遠原是何物而輒敢以粗浮之氣淺

露之衷妄自比擬其痴愚罪譴永世何從消滅驚惕慙惶汗流浹背從是迷悶鬼神瞑漠若無可出活然者專切久久始幸天不我棄忽爾一時透脫遂覺六合之中上也不見有天下也不見有地中也不見有人有物而蕩然成一大海其海亦不見有滴水纖波而茫然只是一團大氣其氣雖廣濶無涯而活潑洋溢覺未嘗一處或纖毫而不生化其生化雖混湧無停而幾微精密又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靈妙然此生化靈妙默而會之似若

影響可言，乃即而求之，實是端倪莫得，則此一團神氣，充運海中，且尤未嘗一處或有纖毫而不玄洞虛通也，其時身家境界，果然換過一番，稍稍輕安自在，不負平生此心，既而憬然又覺聖人立教，原有自來，乃是即此一個神化實體，諸心而名做一個學術，如至靈至虛，天地原有此心，則心其心以為吾心，又使人人物物，皆心吾心，以同全天地之心也，如生生化化，天地原有此性，則性其性以為吾性，又使人人物物，皆性吾性，以同全天地之

性也如剛大充塞天地原有此氣則氣其氣以爲吾氣又使人人物物皆氣吾氣以同全天地之氣也則是合天地人物而完成一體通始終本末而貫徹一機憑諸君看作致知而力行未嘗不在其中看作涵養而發用未嘗不在其內說是心知而心知該意氣說是意氣而意氣兼統性情惟在諸君堅立個作聖之志則天地神明終不汝負矣

羅子曰吾人心神取象於離其體原生發虛朗大類於火也世人於名利酒色觸處動搖及至學問不

善用工者、或着見着力、動搖又加甚焉、是皆火而益之薪也、其喜怒哀樂、躁妄失常、夫何足怪耶、令即有志之士、外離塵欲、内息意見、亦須二三十年、而後神明之體、方得圓通、若復悠悠、則百千萬載、終無見得本心之日矣、

羅子曰、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私入之、斯須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時習的實功、興於詩而歌咏、立於禮而周旋、成於樂而歡欣鼓舞、方是以文會友的實功、此所以能說能輔仁也、

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萬事衆矣何以能一一順應而無情耶羅子曰聖人之常眞是如此不如此不足謂之聖但其初亦由於渾然同體處識得親切則情之外無事事之外無情或心思默會即可了事或事爲操錬亦是了心孔子耳順從欲亦只仁體熟到極處便是過化存神後世學術支離於下手處已先受病愈久愈覺費力如入聖何

一友閉目默神以求寂體羅子曰此非聖功也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不已則寂體帝則亦當不

已。既。寂。體。不。已。又。何。間。乎。應。感。旣。常。則。不。已。又。何
分。於。知。識。若必待瞑目沉思。方爲歸寂。則不惟於
聖訓不能融通。亦且於天命全來未透徹。要之聖
人工夫。至微至妙。雖遍考格言。廣詢達士。猶恐下
手有差。入門或錯。若只用一己力量。一時見解。遂
去輕易下功。其不枉費時光。虛度此生者無幾矣。
問定性識仁二書。宗旨同否。羅子曰。孔門之教。主於
求仁。程伯子以識仁爲學者所先。最爲的確。然
大公順應。方是克己全功。則二書亦互相發也。

看二書工夫何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至內外相忘、多就成功處說、誠敬存之、與存久自明、心苟不懈、多就用功處說、有問忘怒觀理亦着力之意、曰怒而能忘、忘而日遽、初學之士、恐難語此、

問誠敬存之、如何用功、羅子曰、主一之謂敬、純一之謂誠、心誠於敬、卽無有懈而不存者矣、若就事而言、則如日用紛紛、推而至於子臣弟友、敬以相接、誠以相與、斯爲一體之仁、周流不息、

問性何以不定、羅子曰、人已相形、利害相攻、而好惡

生焉自非聖人鮮有不私其身者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於性且拂而反常豈止於動而已哉孔門家法以恕求仁正不自私其身而以萬物爲體以身之疾痛而譬諸人以人之疾痛而反諸已眞是惻然關切心安能而不公應安得而不順耶

羅子曰仁體不易識識之有要惟在直信良知原自明白雖欲動情勝亦有枉其是非以作好作惡者然共知毫髮不能自瞞可見性之發用雖爲物遷

而明覺真體畢竟廓然無累徹天徹地貫古貫今

形氣雖分虛靈何隔人即是我我即是人動固如

靜靜亦如動真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或曰如

此即是何必誠敬存之曰如此方是何可無誠敬

存之耶蓋知最顯而體用最神故曰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學者氣浮或言下有識原本粗淺宿習

深重旋復奪之其有存焉者寡矣往往褻天喪志

百無一成非誠敬不存而誰咎耶

問先儒有謂忘怒觀理爲定性工夫然否羅子曰定性一書原是破張子惡外之意欲其見大忘私故備性體合內外貫動靜而聖之所以爲聖能體其眞體便內外動靜渾淪無跡學者善觀則工夫自在其中而未嘗顯言之也其忘怒一節亦是形容怒而當理外物不足爲惡之意與前段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同旨原非以此爲用功也葢伯子立論主於默識性體性體默識而定自隨之橫渠外物云云正是此處欠透也

問不須窮索、不須防簡、說得大易、初學工夫似難着力、羅子曰、程子此語、其用功全在識仁、仁既能識、則其體可備萬物、其德可統萬善、故曰義禮智信皆仁也、禮則齋莊中正而可守、智則文理密察而有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而安有不明不存者哉、彼不務識仁、而防簡以爲存、窮索以爲明者、亦可以深長思矣、

問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何如、羅子曰、誠者天之道也、天無二、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孔子曰、吾道一

以貫之直是此體渾融無外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今我不能外乎萬物萬物不能外乎我如一水以兼衆泡衆泡不離一水故曰此道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是爲孔子出類拔萃家法而非羣聖可同日語者耶

有友怪自心反覆問曰心一而已矣何先後不同羅子曰豈止先後即今亦自作商量或依或違曰如此又是兩心矣羅子嘆曰豈止於兩自作商量時良知天則耿耿在中還是有三也曰此果心之本

然耶、曰習使之然也、用心剛果脫去習染直心直養、一以貫之、乃是聖人、乃是純亦不已、

因歌東風面句、或問良知之知、與知識之知、同否、羅子曰、此等去處、亦須識得東風面也、夫良知與知識、猶水之與冰也、良知妙應不慮、卽水之沃潤無滯、一有所着物而不化、則天氣沍寒、而冰凝莫釋也、故曰溫故而知新、又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一暴十寒、未有能生良知安得而不爲情識、和樂溫養、知雖故而新矣、情識安得而不

爲良知耶

問孩提良知良能愛親敬長觀孟子曰氣似說愛敬處便覺渾然是否羅子曰是也孟子此段主意亦自形色天性中來如云吾人年長習壞則形色雖然一般却有天性不存的說個形色天性或未肯盡信也若孩提初生思慮未起人也教不得他他也學不得人却渾然只靠他耳目知能便自愛念父母頃刻難離何等的善良又何等的膠合聖人只從此識破此個形體卽原日形體也知孩提者

尚如此今時又何難之有愛親敬長既不學自良
則推之百行又豈有異於孝弟耶故吾輩此時不
如聖人不是形性不如聖人只是聖人知形性之
妙肯安心定志以反求吾身吾人却信不過自巳
更馳逐見聞拘泥成迹將欲模彷聖人好處以為
依歸忘却自家的根本原與聖人一般只肯歸心
根本則花蘂不愁不如聖人也故聖人教顏子克
巳復禮象山先生解作能身復禮而復即一陽初
復之復謂用全力之能於自巳身中便天機生發

而禮自中復也曰如何是天下歸仁曰一陽之氣雖微而天地萬物生機皆從是發此禮之復雖在一己而陽和發育天下萬世又豈有一人不生化者哉觀之古今人人皆學顏子之學則古今人人皆歸顏子一復禮中矣古今人人皆歸於一復禮之中則吾輩願作聖人又何必求於一己之形性外耶

問動靜原是一體某日中體認覺得應事愜意處常多及至靜坐則妄念擾擾如何求靜以應動

曰天地生機原自流通原自停當處多吾人用工不善卻反有礙看孟子論宋人處苗在田中縱不耘灌亦有些收成若揠而助之則生意茂如矣然則吾子動時惬意或是相忘之益而靜中擾擾寧非助長之害耶

或曰今時用工最難非失之忘則失之助縱欲不忘便覺是助纔欲勿助便卽入忘柰何羅子曰此古人所以必曰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忘的景象我也理會得助的景象我也理會得至於勿忘勿助之

問、又不知如何、笑曰、這個却替你形容不出也、一友從旁贊曰、必以形容不得形容之、卽眞形容也已、

問吾儕欲身遊羲皇、何術、羅子曰、只內不見巳、外不見人、合志同方、互相切磋琢磨、研精入微、鼓舞奮迅、猶如羣兒嬉嬉、百戲競歡、夜不知曉、而晝且忘瞑、不知老之將至、雖孔子從心所欲之聖神境界、在茲也、或又不啻羲皇之遊之慕矣、

子在會、進少長曰、汝輩各各自加珍重、自知保守、

將平素心上垢穢痛自洗濯將平素身上好事盡力發揮乾淨者愈益乾淨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乾淨敦厚者愈益敦厚又不止自家且勸勉大家敦厚則人之過我告之我之過人亦樂告之人之美我成之我之美人亦成之矣則是合一會數百人之心而爲一心亦將合一會數百人之善而爲一善矣如此方不負今日之盛否則不惟人事難保其終將天地鬼神譴責不免也

羅子曰時俗每外事爲以求心體至求心體則又不

一悟眞幾而落景象更不思天體物而不違仁體事而無不在故流俗外事觀心則所觀皆成見所見皆着迹如云事去事來又云無凝無滯理雖似妙說雖可聽然畢竟生於想望一段意思原於吾心神明變化當下已自錯過而起初亦未透亮也噴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今只將不慮不學認爲眞心又將自已日用飲食認非學慮從是引伸觸類不拘巨細公私無非是事則無非是心無非是心則無非是慮則亦無非不慮以爲慮無非

學則亦無非不學以爲學久久則景象自將超脫而眞幾自將契會又何難於大人之神化而又何異於赤子之心體也哉問嘗靜思古聖不云心體事乃曰仁體事蓋心者天地之生理即心即事生生不息其幾既生則其體自仁故渾厚每從生出而劣薄多由念起此皆涵養之妙諦也

問此心日覺善念多爲雜念勝且長生忿嫉從容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及事已又悔何以對治羅子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

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其槳篙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 云念頭之雜忿嫉之形亦皆是說前 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心已恭敬安和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于既已見得

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甚無難事、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弩快處、更愁有甚麽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麽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是易撐、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絶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黄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眞是易簡直截、

真是快活方便柰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崎嶇而回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登途路之扼於吾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古今言心未有如先生親切者羅子詰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爲親切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巳身分上說起不見萬物一體之妙今聽教覺無天無地

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各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惡得以物我異之羅子默然良久曰如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通徹天地總然是此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如神明不測方是尊

主靈知而虛達心體也、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爲心也、原天壤充塞、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宥密、似竅而實則無竅、今合虛靈與竅而並言之、則語非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爲親切也已、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亦有要否、羅子曰、周子謂無欲而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必爲俗情世用、然視之

沖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曰：孔子蔬水，顏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是此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哉，從古聖賢，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問：教言在心，終不能了得，何如？羅子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眞，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

得日遠、今日須是囬轉貪痴、牙跟咬定、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條條朗朗、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學問難說不要着力、羅子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强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况吾人平素千百殺去

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强力

能以如之也耶

問意思與心不同何如羅子曰意思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先動矣若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靜定此是養之未至否羅子

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未得法曰是因你先時預有個要靜定的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諭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不要孟子嘗齊亦云不動心也曰心便是主宰於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illegible]得心地快樂羅子曰心地原只平等

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所喜爲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令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某聞道從悟入、常觀前輩談良知本體、玄微超脫及觀作用、殊不得力、何也。羅子曰、孔孟經書具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愼行、明物

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某嘗觀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早鑒而敬

撑之、

問爲子、莫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雖切、無奈長時間斷、羅子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志願常欲照管學問、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曰此汝學問頭腦欠眞、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予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做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有方所、而不圖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任、亦有何用、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待夜半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

思想、更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不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漸

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

問中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辨者亦難之何哉

羅子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為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為思雖才辨而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爾但自某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葢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

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說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曰先生論中之言亦甚中聽也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何只

說人爲貴耶羅子曰譬如今本朝然同是進士選然
却有不同外衙見在內者尊內衙又見翰林中尊
者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也知
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恐人物太無分別曰也有
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性之能覺與否蓋
人則氣淸能覺者多物則氣濁而能覺者少也譬
則進士選官以作縣爲最末然作縣行取多入吏
部科道是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
本高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豕然豭終

潛脩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覺在人猶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龍不覺則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懼也已

羅子曰道心惟微必慮乃足以通之故思曰慮慮作聖也吾人輒以浮氣强探膚詞設道往往自謂其能致力於學誠俗所謂粗麻線透針關也噫見之左也亦甚矣

羅子謂諸生曰近來意思何如曰先巳見得知體

慮不學而自能應用、今我只隨着他便是也、曰此個意思自汝看來已覺得力、但細味汝語、尚微有病、然其病雖微、却是學問一大關鍵也、中庸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今云我只隨着他、分明以良知爲他、隨着的爲我、其爲貳也亦甚矣、如是而求以生物且難焉、況能生物而不測也哉、曰然則當何如用工、羅子嘆曰、天下之道、安有其用不測、而其體可以言說得之哉、其生耿然有省、

問吾儕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

靜皆未許然則誰人方可言道耶羅子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一友率爾曰此小僕也能戒愼恐懼耶羅子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羅子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畧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柰何他却日用不知羅子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

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反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良知卽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復名以本來面目耶、羅子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

個面目非杜撰而强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卩矣、擬議則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卩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葢千里也、此時身卽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葢萬里也、此時身卽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

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而現前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
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羅子曰世人要榮顯誇好的念頭俱不可留在心中
問弟子用工何先羅子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更
更深某曰此皆是學爾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
工夫便爲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
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
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也曰弟子已覺有些

斂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用工、曰此處安能着功、葢推求斂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不免倏而來也、曰鄙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過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反覩斂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葢貳不解作先後相重並解、疑貳卽是汝輩斂索處也、因弟子輩言動現在多過、若再不斂索過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

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斂索是卽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則所追者一而堂中狂肆者不將千百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是何學到工力精專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卽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哉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

羅子曰吾人居常日用間此心本無他故乃忽爾躁動覺百事俱無當意又忽爾悽愴覺一身俱無聊

賴古語所謂不火而自熱不氷而自寒也究其根源葢心之精神本來虛澄靜潔今塵欲紛擾於外思慮經營於內自早至晚不能頃刻歸復常體如亡子之在迷途其惶惶戚戚理自宜然愚者不知却去苦求世上名利嗜慾謂可以解其煩躁而慰其凄凉及至各項俱到而此心之煩躁凄凉依然如舊不惟不減而且更加甚若病渴而縱飲鹽漿其飲葢多而其渴葢熾卒至顛迷輾轉於苦海之中而莫悟焉噫惑也久矣

問學爲聖賢極是好事然極是難事況一切身家之累又其所不能免者如何直遂得耶羅子曰人居世界名爲苦海豈止秀才們事多爲累若至做官其累又爲甚焉故明眼的人先須分曉從學問要緊處着力得之則受累勞苦雖與世界相同而到頭收拾算帳則逈出世界而與一切混累過日者萬萬不侔矣

羅子曰此心之體極是微細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

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慳水體難澄。而不知原是自家亂去動手也。

問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此心虛明。烱然在中。烱然可知。是端倪否。羅子曰。是也。曰。某用工巳久。烱然端倪。尚未有見。曰此個工夫。亦是現在。且從粗淺處。指與汝看。乃遍呼在坐曰。汝等此時去家巳遠。試反觀其門。戶堂室。人物器用。各烱然在心。否。衆曰。烱然在心。良久。忽報貴客至。復徧呼在座

曰汝等此時皆覺得貴客來否衆曰皆覺得曰亦待反觀否衆曰未嘗反觀郤自覺得羅子乃又回顧問者曰此兩個烱然各有不同其不待反觀者乃本體自生所謂知也其待反觀者乃工夫所生所謂覺也今須以兩個烱然合成一個便是以先知覺後知而知乃常知矣是以先覺覺後覺而覺乃常覺矣常知常覺是爲聖人而天下萬世皆在其烱然中矣

問吾儕深夜冀聞教羅子曰亦願請益試述平時所

蘊爲何、曰鄙性過方、一切是非、必欲分别不混、曰君果以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爲不好也、曰近覺人情落落難合、心頗不安、曰此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也、隨處落落、豈人情盡皆非哉、或亦已欠和平爾、曰今亦教思和平、却又不能、柰何、曰但將往日喜好翻作 則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禪家有遠離顛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離遠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離遠之所最急、而亦離遠之所最

者。君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惑。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兇傷毆。而遭寇刼掠者矣。縱是夢兒。亦何嘗被毆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微也。曰某自幼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爾。曰此豈是夢。象山所謂宇宙事皆吾職內事也。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所思。只圖其小。而未及其大爾。曰匹夫之力。莫制三人。其人今困頓儒冠

卽些小整頓分也況望圖其大耶曰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若試思世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已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孰得而禦之學旣足法令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之卽如我

太祖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爲整頓一世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數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

於庶人而豈是無別豈非專以學術言耶況余接人亦多求如公之氣力剛銳心志弘遠者實不易得但困而莫振雜而無序我願子欲整頓世界請自今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己身之精神始

問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羅子曰此喻尚與聖學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太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煉鑛則渾然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彩光瑩隨人日用可使

此其間、只爭鍛煉之功而已。若論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嘗少他分毫、葢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眞是人人具足、各各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之過火、便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卽叫做聖人、然究其所覺悟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

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知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敎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鎔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一經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不難知又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脩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令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爲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爲凡夫矣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中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

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爲凡、則雖讀書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奮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

諸友靜坐、有欲問難者、羅子乃止、令復坐、徐徐語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澄慮反求、如平時躁動、今覺凝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明、平時怠散、今覺整肅、

使此心良知、烱烱光徹、則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鏡在於懷中、卻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則如冠裳齊楚、意態自然、精神若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特旁觀者恥笑、而自心惶恐、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於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照一毫瞞他不過、故不仁不忠、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曰吾儕安

常不放過。羅子嘆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以度朝夕也耶。

問：體雖是明白，然學者常苦隨知隨蔽。羅子曰：試說汝心如何却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于路强不知以爲知，卽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是知得不眞，便會蔽。曰：諸友若要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書之言，與今時講套不同。如時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爲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來耶、其友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爲中出來、亦非可容人爲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旣果不容人去爲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旣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强所不知以爲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也、其友又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慨嘆曰、吾儕原有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

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百餘年隨着諸家以迷導迷於不容爲處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夢幻之中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眞實境界純粹底衷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苦楚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皆超拔也耶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羅子曰豈惟陽明爲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不同而不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亦主於通明也朱子說窮致則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亦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郤卽是明不屬

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而通之聖人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羅子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

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
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
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
段道妙最要力量大亦要識見高稍稍不如難以
聚語

坐中歌坐起詠歌皆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眾皆爭
相詰難羅子曰工夫在日用最要善用即如昨日
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
目也以此作為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

眞而無不眞矣若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羅子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兢所兢兢而舞所業業者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邁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甚哉其幾之可

長而其發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家事雖貧困難禁然堅持所志卽死亡饑寒殊不動心也

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工可不偏廢否羅子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靜隨動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可不只任己意須時時刻刻警醒必求無愧古之至聖如孟子姑舍羣賢三聖以願學孔夫子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

時刻刻將自已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功，堅久則或見自已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敝若初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已未穩且常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率意斷判，以流猖狂自恣之歸也。

或問窮理羅子曰窮理不是向書冊上盜得些兒話頭便是必要反身究竟直窮自巳生身立命之原，如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是。

羅子曰、醒眼人決不做夢、夢中人安能語醒眼事、

羅子曰、人之一生、切勿於富貴中立脚、蓋富貴原起於想念、而想念原屬於懸浮、即今之年少想欲登科、而科第者想欲臺省、臺省者想欲卿相、望望然逐日追風、更無底止、反問自心將欲何爲、亦竟莫知其故、況禍福相倚、往往以忻入者以悲出焉、皆初之一念不自心性上求明白而然也、

問人心本與天地通、只隔于有我之私、便不合德、羅子曰、此警戒夫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

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蠢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會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惡人雷奮擊之、難說與天不隔、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爲之驚、痛是孰爲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問工夫常苦間斷、柰何、羅子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

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境展轉。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巳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是不熟、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羅子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illegible][illegible]、

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那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卽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有悟者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意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眞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氣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于其變幻之際

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囬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囘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恬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一友告別求囑付羅子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恬處

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羅子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宛如一大夢當時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忻終是同歸于夢盡翻然再思過去多半只是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通總百年都只如此却成一片好寬平世

界也。或曰聖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曰果然果然。問者詰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心如空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所本有也。今只慮了心未必能坦蕩耳。若果坦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為天地位萬物育本源也。

問某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不見長進。羅子曰子

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平日說理、只事物之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

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如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辨到底、如此請教不怠、又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醒然

問師道立、善人多、則天下治、師嚴則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不可無師、却曰歸求有餘師、心爲嚴師、然則師豈在人哉、羅子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illegible]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己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己與人不覺互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故三人必有我師、知新可以爲師、皆自師之者言、蓋謂樂師諸人則可、好師夫人則不可、曰好師夫人固皆知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是則方專於學、即志於師、亦似好爲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爲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

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爲學、固卽所以學爲師矣、彼能反諸心、而莫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觀、[illegible]足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天下後世、則致遠恐泥矣、故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焉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卽大學也、大學也者、乃合家

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其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潤徹聖人心髓攝四叔世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頫藉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爲學茫茫以圖功者歷乎有省而發乎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惟象山陸子比之晦翁則尤爲難事蓋年未數歲即竚立覃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

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爲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爲道之大以是言學始足以爲天下後世之師也已矣

問人静養久之遂前知吾輩不及羅子曰若不及他到不故到始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目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始益有明之明出於人於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山河反赤慚

一覩也已、

友譚有素共講學而耻擔當者羅子曰何耻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諂在鄉原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于世者德之賊也葢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脩身爲本者正恐自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于敦匠之餘固爲天下生民

亦爲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是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陽明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羅子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果何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曰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無動靜曰若無動

熟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於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爲學如何乃能上進羅子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作疑、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有不慊意處、故嘗不免作疑、曰是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常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唯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況大疑乎、

歌詩少間、衆覺溫和、曰此與學者涵養之天助也、羅子曰、涵養和氣、在士人固不可緩、而作官輩尤時

刻不可已也。蓋居官之事，近俗而冗，冗冗生厭，厭生躁，厭躁相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和，而爲位育之本也。羅子因而嘆曰：吾夫子未訣前日，猶曳杖逍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吾儕與早知涵養，庶爲他日逍遙地耶。

問：夫子逍遙氣象，不惟先能知得，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安樂，可聞其槩否。羅子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

其用圓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況其殭仆而死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離形超脫則乘化御天周流六虛無竢推測即諸君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問長生之事孔孟似未嘗言羅子曰孔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曰夕死曰夭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而可曰脩身以立命則死固

不死矣未嘗不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之言所以爲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化也

今聞本來面目卽是長生未知如何脩煉羅子曰本來神妙不以脩煉而增亦不以不脩煉而減其最先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自己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眞則面目雖露而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

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人化物而天眞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噫可畏也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與吾人意思一般否羅子曰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葢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亘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眞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狀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

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一大快也耶

一友別羅子淵甚共榻籍言曰某髫年相侍從事良知之教及歷任中外以此應用似無可疑但終屬照用未透心體願先生盡心教之羅子時爲把臂示之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即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佛家固有芥子納須彌之說我輩質魯未透先生旣云一毫一髮渾是靈體矣使我當下即透羅子時於友背力抽一髮

此友連聲呼痛手足戰動羅子曰心果覺痛否曰
既痛爲何不覺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
通得手足疎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
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床榻亦
因震撼着頭俱爲驚怖推之風雲互入雷壤相間
卽外窺中可見頭不問足心不問身我不問物天
不問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
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
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爍莫測

裏譬則寄養於童稚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
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

羅子語諸孫曰予今五十年來此道自關心夜分方合
眼旋惺惺耳聽雞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

羅子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
景界予問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羅子曰人性說善這性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所
以孔子明明德於天下方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盡天地之性了得性義也若少有所憾不得謂其平

便非繼之者善而有諸已也吾儕須以大人自期

日用平常俾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止於至善

羅子見講堂童子歌詩雍肅可愛顧謂仕途諸君曰

天下之善貴在擴充吾人能因一念忻喜諸生之

心推之必欲其由壯而老以無異今日又推之必

欲四海九州以無異一堂則教化興風俗美其容

頃刻怠緩耶既而嘆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

若決江河大舜好善之速亦只是不昧其眼下本

心焉耳吾人不失之昧便失之遲也如希聖何

會中誦淵哉句水積累成川洋洋一堂曰先生何術令人若此羅子嘆曰昔顏子喟嘆謂夫子善誘人甚至欲罷不能諸君亦愼自防毋爲人所誘去也有悟者曰魚遊於水鳶翔於空豈水之有期於魚空之有期於鳶哉人之於道也機固一而已矣羅子復歌曰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三月春大衆忻然

坐中歌斷除嗜慾想永撤天機障或曰若將嗜慾之想斷除則天機之障永撤矣羅子曰二句自是兩

項似不當一直讀或曰果然天機豈遂無障哉如天機原自流通自在或工夫過苦即天機被障矣曰如此則今云障天機非天機障也衆起問曰不滅天機亦會作障耶曰天機本自流通自在工夫却有過苦是過苦果作障矣獨不曰流通自在亦有時作障乎故孟子於夷惠俱爲君子不由然則夷之隘是過苦之障而惠之不恭豈非流通自在作障而何

問識仁必資講習陽明乃有聞見遞迷之味何哉羅

子曰、聖人憲天聰明、良知與聞見、原無二體、學者於此體未透、卻逐事逐物、以求古今成法、殊不知揖讓征誅、堯舜湯武之前、誰曾幹過、數聖人不過精明此心之體、知鏡在懸中、無纖毫樣子、物象隨時各各呈露、若執成法以爲知、則中藏不虛、所應卻與天則違悖、謂之邈迷亦宜、曰、然則孔子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可見耳目能擇能識、良知也、若良知作主、則古今事變紛紛、自由掛卻、信將去、多多益善也、

羅子曰汝等若肯着實用功則處處受益雖人之毀謗欺慢皆是進德之資若不着實用功只是口耳之學終不長進

因歌等閑識得東風面之句復賡以人心莫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羅子隨申之曰通之時義大矣哉即天地變化草木蕃機括亦只在是故吾人應事之際若心志坦夷人已不隔即上可以代下下亦可以代上左右前後相資相應而各務非非宇宙廓如否則一夫向隅雖滿堂燕笑與其[illegible]

象何啻千里、一體君子、其善通而運也哉、

門東風面如何識得、羅子顧會衆嘆曰、東風之面、今日畢露於此矣、夫東風者、天地之和氣也、萬物以和而生、以肅而斂、人情亦以和而通、以不和而隔、機發隱微、效分天壤、故識得而曰等閑者、極言其力之不勞、紅紫而曰千萬者、極言其應之甚速、而至大也、

童子秩敘歌詩、長者請曰、先生其教之、羅子曰、是皆所以教我者也、諸英俊其知之乎、夫教且學、以明

長松館藏板

人倫而已。明者有二義：如講求以致其精，則明白之明也；秩敘以盡其分，則明顯之明也。今一堂之中，或坐而聽，或立而誦，坐者又[illegible]上下前後，誦者又互相唱和，疾徐中節，則父子叔姪兄弟賓朋昭然若發蒙矣。其為明白顯設，不亦多乎？其為敦睦恭敬，不亦至乎？長者謝曰：某等今日益信致良知之學，乃知行合一之功。

羅子曰：為山掘井者，至九仞，雖勞且難，而往往能之；至於一簣及泉，甚是易成，乃多虧廢。故古人云：百

里程途九十方半蓋前時是全付精神雖勞而功時久力疲故雖少而難矣吾人須是努力以收全功

問均一言教何看書與面命所得不同羅子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漫讀是原未饑渴與以飲食雖津液珍羞將與藿等矣

羅子曰人之爲惡二有形無形而已有形者殺人者

也無形者害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

羅子曰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祗台德先湯之慄慄危懼文之小心翼翼皆畏天命也畏天命則自無不敬矣

問士子狥習見聞讀書無根何道可反羅子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首徹尾原一氣貫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解牛斲輪之賤

猶鳶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得以明心見道，而況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所寄者乎，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今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一友執持過苦，求一脫解工夫，羅子止之曰，汝且莫求工夫，某亦無暇與汝說，但隨衆講會，隨時飯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友躍然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工，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功夫否，曰承教亦能信，不知如

何方弗失、曰忘原與助對、爾欲不忘、即必有助、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豈止以此時人、亦常以此自待、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眞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而充之以至於恒久不息而無難矣、

羅子因子姪聽講右廂、輒應語之曰、此處有段學問吃緊工夫、道德經云、谷神不死、何謂谷神不死、即汝輩應聲處也、夫右聲與聽、途人不殊於聖賢、此時無異於太古、故曉得谷神不死、便曉得虛靈不

耿亦便曉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推之四書五經只是此個道理推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只是不失此個體段故聖賢之道原非高遠不能反求便覺得高遠耳學問之事亦無甚難但離却當下便覺甚難耳

或曰學貴靜乎羅子曰不宜離動在動處著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竟何着乎曰心分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或以寂為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有然則何如而為得力處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

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即道、其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

羅子曰、爛然而精光旁爍、軒然而氣宇高翔、心游象數之先、目絕剛風之上

羅子曰、枝葉交際、則碩果不熟、行潦旣凋、則寒潭自澄、勿忘勿助、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此意却須互見、今時學人、任情執是、已大非儒家法、乃遽以活潑自處、豈于茲訓未加理會也耶、

羅子適閩或問曰此士雖文公故鄉但儒先舊學志
叅已多須先生講究乃可望心知開明也羅子曰
據所云儒先舊學與諸士心知言下不無兩端而
兩端各有着落故儒先之學可以舊言舊則未必
其長新也諸士心知則可以新言新則時時具在
難將以舊目之也今且試看我與公互相駁論其
駁論皆莫非心知也諸士環坐而應聽聽而且思
思聽皆莫非心知也自茲時而反求之天早又自
天早而推之昨日前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

心知而未嘗異也自茲時而順求之下午又自下午而推之明日後日其言論思聽亦皆莫非此心知而未嘗或變也中有悟者曰道果在邇非遠事果在易非難曰豈惟道與事之爲然哉卽茲對答聽思莫非親親長長而亦莫非天下太平也中又有悟者曰吾儕果是行不著習不察也曰卽此著察叫做是學吾儕豈獨終身由道而不知其爲道亦終身由學而不知其爲學也今諸君果能學術心知合而一之庶於儒先不相負矣或乃歌個個

人心有仲尼一絶諸士踴躍、

因歌心齋入室須先升此堂詩何、羅子曰、心齋先生

詩、提醒學人甚切、所言工夫極明、但論爲學、則有

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心齋二先生、俯親師

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實踐、要之覺

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

俱稱聖賢、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

力、必先以巧、則覺悟實踐、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

紊、如此詩念頭動當謹、然動念處從何來、則未謹

之先不可不採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既濁流非自淸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來也何等安穩故某謂我

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弟藉以超凡入聖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鈍而作精金也已

癸丑羅子過臨淸遘重疾恍若一翁曰君身病稍康

矣心病則復何如羅子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劇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可不亟圖瘳哉羅子愕然曰是予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宜顯是爲神境

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或如志意沉滯胷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羅子驚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有言講學起謗如宋事紛紛可悲羅子曰此關係世道非小小也吾儕幸也

聖明敬一之訓化日昭揭中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日涵泳治化雖童稚小子皆能言學況

大人君子、孰不知從事於此哉、但須更以所學者、衆共商訂、棄短取長、歸於大中至正、方爲超絕古今、以解孔子之憂、一大快事也、其視前代教化未行、道德未一、而徒以言說求同異、意氣相排擠者、不同矣、然則前代之憂、在講而不學、今日之憂在學而不講、

問朱陸論學不合、何也、羅子曰、二先生氣禀不同、以已律人、各有持也、如晦翁原是渾厚之質、便要天下人皆從聞見鑽研而入、象山原是英敏之資、便

要天下人皆從德性超悟而入豈知人各所稟不一有不可盡以己律之者曰然則何如合一也曰學于古訓晦菴所以開萬世羣蒙先立乎大象山所以善讀孟子也且與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相合

一友嘆曰先生學在孝弟某有繼母事之稍得歡心至有一弟屢教終不化何如羅子曰君曾擇好友與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人調藥

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深悔。羅子因稱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至君父則吾元首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少呻吟之痛。而詷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衆共誓之曰。如復不切于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問父子天性。如子尚廉潔。父忿戾之。違則傷恩。順則損名。柰何。羅子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子必取之。以爲

不肖、亦可從否、曰、是須教之以正、必不可從也、曰子之不肖、出於天性、又止生一子、過責恐天沒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恩、決無可忍之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蟲魚、皆可以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畢竟不能感、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不當就已說、若說我命該當爲子孫苦、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己先不肖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不幸遭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通

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之極也。嗚呼。巳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巳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有多少不盡分處。正此謂也。

羅子以太夫人目病。禱於華蓋山。縉紳率子弟誦詩。立迎于道。羅子進曰。汝知孔子之所以訓其子者乎。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巳矣。但孔鯉既退。即能不忘。諸子姓亦能相見之後。常時如此。由詩歌便可

以和平心氣、由禮立、便可以堅定德性、在父母前不改、便成孝、在兄長前不改、便成弟、能孝能弟、終身不改、便叫聖人矣、

羅子曰、母之育子也以慈、子之事母也以孝、常分也、分而曰常、言天彞民秉、根乎心、見乎情、而必不可已者也、本必不可已之心之情、而慈以啓孝、孝以答慈、已爲常分、况慈不徒慈、而時之所遭、且節以慈焉、是則慈之常而變者也、古今天下、凡爲人母焉者、孰不期子之育也、然時其常、則爲慈也易、時

其愛、則爲慈也。難夫慈以啓孝、孝者既極其至矣、則孝以答慈者、又奚容以易易爲之哉。

羅子曰、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德也生爲大、天地之生也人爲大、是人之有生於天地也、必合天地之生以爲生、其生乃仁也、亦必合天地之仁以爲仁、其仁乃壽也、必曰無期、必曰無疆、夫無期云者、所引之恒久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不息焉者也、無疆云者、所被之廣博則爾也、是仁之生生而無外焉者也、是以夫君子之生也、生吾之身、以及吾

家以及吾國以及吾天下而其生無外焉而吾此身之生始仁也生茲一日以至於百年以至於千年以至於萬年而其生不息焉而吾此日之生始仁也如是而仁焉而謂仁之不足以為壽也吾弗之然也如是而壽焉而謂壽之不本於仁也吾弗之然也

一貫編心性上尾